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二百十九

給事中^臣劉湄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鈴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九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勅修

列傳第九十七

楊

晟

顧存柞高金

馮

恩

子行可時可

宋邦

楊

爵

浦鏐

周

怡

劉

魁

沈

束

沈

鍊

楊

繼盛

何光裕

楊允繩

馬從謙
狄斯彬

孫允中

楊最字殿之射洪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督通山西憫其民貧不俟奏報輒返尚書李鏐劾之有詔復往最乃與巡按御史牛天麟極陳歲災民困狀請緩其徵從之歷郎中治水淮揚值世宗即位上言寶應汜光湖西南高東北下運舟行湖中三十餘里而東北隄岸不踰三尺雨霖風厲輒衝決阻壞運舟鹽城興化通泰良田悉遭其害宜如往年白圭修築高郵康濟湖專敕大臣加修內河培舊隄為外障可百年無患是

為上策其次於緣河樹戍數重稍障風波而增舊隄毋使庫
薄亦足支數年若但窒隙補闕苟冀無事一遇霪潦蕩
為巨浸是為無策部議用其中策焉出為寧波知府請
罷浙東貢幣詔悉以銀充民以為便累遷貴州按察使
入為太僕卿世宗好神仙給事中顧存仁高金王納言
皆以直諫得罪會方士段朝用者以所煉白金器百餘
因郭勛以進云以盛飲食物供齋醮即神仙可致也帝
立召與語大悅朝用言帝深居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

成不死藥可得帝益悅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
二年親政如初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
方壯乃聖諭及此不過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耳神
仙乃山棲澡鍊者所為豈有高居黃屋紫闥衮衣玉食
而能白日翀舉者臣雖至愚不敢奉詔帝大怒立下詔
獄重杖之杖未畢而死最既死監國議亦罷明年勛以
罪瘐死朝用詐偽覺亦伏誅隆慶元年贈最右副都御
史諡忠節顧存仁字伯剛太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除

餘姚知縣徵為禮科給事中十七年冬疏陳五事首言
宜廣曠蕩恩赦楊慎馬錄馮恩呂經等末云敗俗妨農
莫甚釋氏葉凝秀何人而敢乞度帝方崇道家言凝秀
道士也帝以為刺已且惡其欲釋楊慎等遂責存仁妄
指凝秀為釋氏廷杖之六十編民口外往來塞上幾三
十年穆宗即位召為南京通政參議歷太僕卿未幾致
仕存仁困阨久方見用遽勇退世尤高之萬厯初卒高
金石州人為兵科給事中嘉靖九年上疏言陛下臨御

之初盡斥法王國師佛子近又黜姚廣孝配享臣每歎
大聖人作為千古莫及乃有真人邵元節者誤蒙殊恩
為聖德累夫元節一道流耳有勞優以金帛足矣乃加
崇秩復賜其師李得晟贈祭廣孝不可配享於太廟則
二人益不可拜寵於聖朝望削元節真人號並奪得晟
恩卹庶異端闢正道昌帝方欲授長生術大怒立下詔
獄拷掠終以其言直釋之尋偕御史唐愈賢稽覈御用
監財物劾奉御李興等侵蝕狀寘諸獄後累官蘇州兵

備副使王納言信陽人為戶科給事中請斥太常卿陳道瀛等坐下詔獄謫湖廣布政司照磨累官陝西僉事馮恩字子仁松江華亭人幼孤家貧母吳氏親督教之比長知力學除夜無米且雨室盡濕恩讀書牀上自若登嘉靖五年進士除行人出勞兩廣總督王守仁遂執勢為弟子擢南京御史故事御史有所執訊不具獄以移刑部刑部獄具不復牒報恩請尚書仍報御史諸曹郎謹謂御史屬吏我恩曰非敢然也欲知事本末得相

檢覈耳尚書無以難已巡視上江指揮張紳殺人立寘
之辟大計朝覲吏南臺例先糾都御史汪鋐擅權請如
北臺既事畢始許論列恩與給事中林士元等疏爭之
得如故帝用閣臣議分建南北郊且欲令皇后蠶北郊
詔廷臣各陳所見而詔中屢斥異議者為邪徒恩上言
人臣進言甚難明詔令直諫又詆之為邪徒安所適從
哉此非陛下意必左右奸佞欲信其說者陰詆之耳今
士風日下以緘默為老成以謇諤為矯激已難乎其忠

直矣若預恐有異議而逆詆之為邪則必雷同附和而後可也況天地合祀已百餘年豈宜輒改禮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皇后深居九重豈宜遠出郊野願速罷二議毋為好事希寵者所誤恩草疏時自意得重譴及疏奏帝不之罪恩於是益感憤十一年冬彗星見詔求直言恩以天道遠人道邇乃備指大臣邪正謂大學士李時小心謙抑解禁撥亂非其所長翟鑾附勢持祿惟事模稜戶部尚書許讚謙厚和易雖乏剴斷不經之費必無

禮部尚書夏言多蓄之學不羈之才駕馭任之庶幾救
時宰相兵部尚書王憲剛直不屈通達有為刑部尚書
王時中進退昧幾委靡不振工部尚書趙璜廉介自持
制節謹度吏部尚書左侍郎周用才學有餘直諒不足
右侍郎許誥講論便捷學術迂邪禮部左侍郎湛若水
聚徒講學素行未合人心右侍郎顧鼎臣警悟疏通不
局偏長器足任重兵部左侍郎錢如京安靜有操守右
侍郎黃宗時雖擅文學因人成事刑部左侍郎聞淵存

心正大處事精詳可寄以肱股右侍郎朱廷聲篤實不
浮謙約有守工部左侍郎黎奭滑稽淺近才亦有為右
侍郎林廷楫才器可取通達不執而極論大學士張孚
敬方獻夫右都御史汪鋐三人之奸謂孚敬剛惡亮陰
媚嫉反側近都給事中魏良弼已痛言之不容復贅獻
夫外飾謹厚內實詐奸前在吏部私鄉曲報恩仇靡所
不至昨歲偽以病去陛下遣使徵之禮意懇至彼方倨
傲偃蹇入山讀書直俟傳旨別用然後忻然就道夫以

吏部尚書別用非入閣而何此獻夫之病所以痊也今
又遣兼掌吏部必將呼引朋類播弄威福不大壞國事
不止若鉉則如鬼如蜮不可方物所仇惟忠良所圖惟
報復今日奏降某官明日奏調某官非其所憎惡則宰
相之所憎惡也臣不意陛下寄鉉以腹心而鉉逞奸務
私乃至此極且都察院為綱紀之首陛下不早易之以
忠厚正直之人萬一御史銜命而出效其鏗薄以希稱
職為天下生民害可勝言哉故臣謂敬孚根本之計也

鉉腹心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三彗不去百官不和
庶政不平雖欲弭災不可得已帝得疏大怒逮下錦衣
獄究主使名恩日受撈掠瀕死者數語卒不變惟言御
史宋邦輔嘗過南京談及朝政暨諸大臣得失遂并逮
邦輔下獄奪職明年春移恩刑部獄帝欲坐以上言大
臣德政律致之死尚書王時中等言恩疏毀譽相半非
專頌大臣宜減戍帝愈怒曰恩非專指乎敬三臣也徒
以大禮故仇君無上死有餘辜時中乃欲欺公嚮爵耶

遂褫時中職奪侍郎聞淵俸貶郎中張國維員外郎孫雲極邊雜職而思竟論免長子行可年十三伏闕訟冤日夜匍匐長安街見冠蓋者過輒攀轅號呼乞救終無敢言者時鉉已遷吏部尚書而王廷相代為都御史以思所坐未當疏請寬之不聽比朝審鉉當主筆東向坐恩獨向闕跪鉉令卒拽之西面思起立不屈卒呵之恩怒叱卒卒皆靡鉉曰汝屢上疏欲殺我我今先殺汝思叱曰聖天子在上汝為大臣欲以私怨殺言官耶且此

何地而對百寮公言之何無忌憚也吾死為厲鬼擊汝
鉉怒曰汝以廉直自負而獄中多受人餽遺何也恩曰
患難相恤古之義也豈若汝受金錢鬻官爵耶因歷數
其事詆鉉不已鉉益怒推案起欲毆之恩聲亦愈厲都
御史王廷相尚書夏言引大體為緩解鉉稍止然猶署
情真恩出長安門士民觀者如堵皆嘆曰是御史非但
口如鐵其膝其膽其骨皆如鐵也因稱四鐵御史母吳
氏擊登聞鼓訟寃不省又明年行可上書請代父死不

許其冬事益迫行可乃刺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謂臣父
幼而失怙祖母吳氏守節教育底於成立得為御史舉
家受祿圖報無地私憂過計陷於大辟祖母吳年已八
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若臣父今日死祖母吳亦必
以今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煢然一孤必不獨生
冀陛下哀憐置臣辟而赧臣父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
下僇臣不傷臣心臣被僇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
刃通政使陳經為入奏帝覽之惻然令法司再議尚書

聶賢與都御史廷相言前所引律情與法不相麗宜用
奏事不實律輸贖還職帝不許乃言恩情重律輕請戍
之邊徼制可遂遣戍雷州而鎔亦後兩月罷矣越六年
遇赦還家居專為德於鄉穆宗即位錄先朝直言恩年
已七十餘即家拜大理寺丞致仕復從有司言旌行可
為孝子恩年八十一卒行可既脫父於免越數年登鄉
薦久之不第謁選得光祿署正遷應天府通判有善政
弟時可隆慶五年進士累官按察使以文名宋邦輔字

子相東流人既罷歸躬耕養親妻操井臼子樵牧歲時
與田夫會飲醉即作歌相和高風動遠邇士大夫造
其門者屏輿從而後入焉薛宗鎧字子修行人司正侃從
子也嘉靖二年與從父僑同成進士授貴溪知縣補將
樂調建陽求朱子後復之以主祀事歲饑振倉粟先發
後聞給由赴京留拜禮科給事中以逋賦還任至則民
爭輸課更仍詔入垣再遷戶科左給事中吏部尚書
汪鉉以私憾斥王臣等宗鎧白其枉語具戚賢傳其後

鉉愈驕會御史曾紳戴銑劾南京尚書劉龍鼎賢等九人鉉覆疏具留之帝召大學士李時言鉉有私留三人而斥其六宗鎧與同官孫應奎復言鉉肆奸植黨擅主威福巧庇龍等上格明詔下負公論且縱二子為奸利鉉疏辨乞休帝不許而給事御史翁溥曹遠等更相繼劾鉉鉉又抗辨且極詆宗鎧等挾私朋復言鉉一經論劾輒肆中傷諍臣杜口已三年蔽塞言路罪莫大焉立正厥辟帝果罷鉉官而責宗鎧言不早又惡紳諍臣杜

口語執下鎮撫司鞫訊詞連應奎達及御史方一桂皆杖闕下斥宗鎧翀一桂為民鑄應奎溥達等級調外宗鎧翀免杖下時十四年九月朔也隆慶初復宗鎧官贈太常少卿曾翀字習之霍邱人以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改御史廷杖垂斃曰臣言已行臣死何憾神色無變隆慶初贈太常少卿

楊爵字伯珍富平人年二十始讀書家貧燃薪代燭耕隴上輒挾冊以誦兄為吏忤知縣繫獄爵投牒直之並

繫會代者至爵上書訟寃代者稱奇士立釋之資以膏
火益奮於學立意為奇節從同郡韓邦奇遊遂以學行
名登嘉靖八年進士授行人帝方崇飾禮文爵因使王
府還上言臣奉使湖廣睹民多菜色挈筐操刃割道殍
食之假令周公制作盡復於今何補老羸饑寒之衆奏
入被俞旨久之擢御史以母老乞歸養母喪廬墓冬月
筍生推車糞田妻饁於旁見者不知其御史也服闋起
故官帝經年不視朝歲頻旱日夕建齋醮修雷壇屢興

工作方士陶仲文加宮保而太僕卿楊最諫苑翊國公
郭勛尚承寵用事二十年元日微雪大學士夏言尚書
嚴嵩等作頌稱賀爵撫膺太息中宵不能寐踰月乃上
書極諫曰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骸莫不
受惠即欲拯之無措手地方且奔競成俗賕賄公行遇
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諛諂面諛流為欺罔士風
人心頹壞極矣諍臣拂士日益遠而快情恣意之事無
敢齟齬於其間此天下大憂也去年自夏入秋恒暘不

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既而一冬無雪元日微雪即止
民失所望憂旱之心遠近相同此正撤樂減膳憂懼不
寧之時而輔臣言等方以為符瑞而稱頌之欺天欺人
不已甚乎翊國公勛中外皆知為大奸大蠹陛下寵之
使稔惡肆毒羣狡趨赴善類退處此任用匪人足以失
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臣巡視南城一月中凍餒死八
十人五城共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赤子欲延須臾之
生而不能而土木之功十年未止工部屬官增設至數

十員又遣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腴民膏血而不
知恤是豈不可以已乎況今北寇跳梁內盜竊發加以
頻年災沴上下交空尚可勞民糜費結怨天下哉此興
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陛下即位之初
勵精有為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乃數年以來朝御
希簡經筵曠廢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睹聖容敷
陳復逆未得一聆天語恐人心日益怠媮中外日益渙
散非隆古君臣都兪吁咈協恭圖治之氣象也此朝講

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左道惑衆聖王必
誅今異言異服列於朝苑金紫赤紱賞及外方夫保傅
之職坐而論道今舉而畀之奇邪之徒流品之亂莫以
加矣陛下誠與公卿賢士日論治道則心正身修天地
鬼神莫不佑享安用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清禁為聖
躬累耶臣聞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妖盜繁興誅之
不息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非
細故也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陛

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一時臣工言過激切獲罪多有自此以來臣下震於天威懷危慮禍未聞復有犯顏直諫以為沃心助者往歲太僕卿楊最言出而身殞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國體治道所損甚多臣非為最等惜也古今有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忠蓋杜口則諛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得聞此阻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望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

成為不易覽臣所奏賜之施行宗社幸甚先是七年三月靈寶縣黃河清帝遣使祭河神大學士楊一清張璉等屢疏請賀御史鄧人周相抗疏言河未清不足虧陛下德今好諛喜事之臣張大文飾之佞風一開獻媚者將接踵願罷祭告止稱賀詔天下臣民毋奏祥瑞水旱蝗蝻即時以聞帝大怒下相詔獄拷掠之復杖於廷謫韶州經歷而諸慶典亦止不行及帝中年益惡言者中外相戒無敢觸忌諱爵疏詆符瑞

且詞過切直帝震怒立下詔獄撈掠血肉狼藉關以五木死一夕復甦所司請送法司擬罪帝不許命嚴錮之獄卒以帝意不測屏其家人不許納飲食屢瀕於死處之泰然既而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鉉以救爵先後蚤死獄中自是無敢救者踰年工部員外郎劉魁再踰年給事中周怡皆以言事同繫歷五年不釋至二十四年八月有神降於乩帝感其言立出三人獄未踰月尚書熊浹疏言乩仙之妄帝怒曰我固知釋爵諸

妄言歸過者紛至矣復令東廠追執之爵抵家甫十日
校尉至與共麥飯畢即就道尉曰盍處置家事爵立屏
前呼婦曰朝廷逮我我去矣竟去不顧左右觀者為泣
下比三人至復同繫鎮撫獄桎梏加嚴飲食屢絕適有
天幸得不死二十六年十一月大高元殿災帝禱於露
臺火光中若有呼三人忠臣者遂傳詔急釋之居家二
年一日晨起大鳥集於舍爵曰伯起之祥至矣果三日
而卒隆慶初復官贈光祿卿任一子萬厯中賜諡忠介

爵之初入獄也帝令東廠伺爵言動五日一奏校尉周宣稍左右之受譴其再至治廠事太監徐府奏報帝以密諭不宜宣亦重得罪先後繫七年日與怡魁切劘講論忘其困所著周易辨說中庸解則獄中作也浦鉉字汝器文登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洪洞知縣有異政嘉靖初召為御史刑部尚書林俊去國中官秦文已斥復用鉉疏力爭之且言武定侯郭勛奸貪宜罷其兵權忤旨奪俸三月以養母歸母喪除起掌河南道事給事中

饒秀考察黜訐鉉與同官張祿段汝礪給事中李鳳來
考功郎余允緒談省署得失鉉等坐罷家居七年廷臣
交薦起故官出按陝西連上四十餘疏總督楊守禮請
破格超擢未報而楊爵以直諫繫詔獄鉉馳疏申救曰
臣惟天下治亂在言路通塞言路通則忠諫進而化理
成言路塞則奸諛恣而治道隳御史爵以言事下獄幽
囚已久懲創必深臣行部富平皆言爵懇誠孚鄉里孝
友式風俗有古賢士風且爵本以論郭勛獲罪今勛奸

大露陛下業致之理則爵前言未為悖妄望宏覆載之
量垂日月之照賜之矜釋使列朝端爵必能盡忠補過
不負所學疏奏帝大怒趣緹騎逮之秦民遠近奔送舍
車下者常萬人皆號哭曰願還我使君鉉赴徵業已病
既至下詔獄榜掠備至除日復杖之百錮以鐵桺爵迎
哭之鉉息已絕徐張目曰此吾職也子無然繫七日而
卒穆宗嗣位卹典視爵等周天佐字子弼晉江人嘉靖
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屢分司倉場以清操聞二十

年夏四月九廟災詔百官言時政得失天佐上書曰陛下以宗廟災變痛自修省許諸臣直言闕失此轉災為祥之會也乃今闕政不反之而忠言未盡聞蓋示人以言不若示人以政求言之詔示人以言耳御史楊爵獄未解是未示人以政也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爵繫獄數月聖怒彌甚一則曰小人二則曰罪人夫以盡言直諫為小人則為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秉直納忠為罪人又孰不能為容悅將順之功臣哉人君一喜一怒

上帝臨之陛下所以怒爵果合於天心否耶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溘先朝露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損聖德不細願旌爵忠以風天下帝覽奏大怒杖之六十下詔獄天佐體素弱不任楚獄吏絕其飲食不三日即死年甫三十一比屍出獄皦日中雷忽震人皆失色天佐與爵無生平交入獄時爵第隔扇相問訊而已大興民有祭於樞而哭之慟者或問之民曰吾傷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穆宗即位贈光祿少卿天啟初諡忠愍

周怡字順之太平縣人為諸生時嘗曰昂鏤不避溝壑
不忘可以稱士矣不然皆偽也從學於王畿鄒守益登
嘉靖十七年進士除順德推官舉卓異擢吏科給事中
疏劾尚書李如圭張瓚劉天和天和致仕去如圭還籍
待勘瓚留如故頃之劾湖廣巡撫陸杰工部尚書甘為
霖採木尚書樊繼祖立朝僅一歲所推擊率當事有勢
力大臣在廷多側目怡益奮不顧二十三年六月吏部
尚書許瓚率其屬王與齡周鈇訐大學士翟鑾嚴嵩私

屬事帝方嚮嵩反責瓚逐與齡等怡上疏曰人臣以盡心報國家為忠協力濟事為和未有公卿大臣爭於朝文武大臣爭於邊而能修內治禦外侮者也大學士鑾嵩與尚書瓚互相詆訐而總兵官張鳳周尚文又與總制侍郎翟鵬督餉侍郎趙廷瑞交惡此最不祥事誤國孰甚今陛下日事禱祠而四方災祲未銷歲開輸銀之例而府庫未充累頒蠲租之令而百姓未蘇時下選將練士之命而邊境未寧內則財貨匱而百役興外則寇

敵橫而九邊耗乃鑾嵩憑藉寵靈背公營私弄播威福
市恩酬怨夫輔臣真知人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之退
之不宜挾勢徇私屬之進退嵩威靈氣焰凌轢百司凡
有陳奏奔走其門先得意旨而後敢聞於陛下中外不
畏陛下惟畏嵩久矣鑾嵩洎恣委靡讚雖小心謹畏然不
能以直氣正色銷權貴要求之心柔亦甚矣且直言敢
諫之臣於權臣不利於朝廷則大利也御史謝瑜童漢
臣以劾嵩故嵩皆假他事罪之諫諍之臣自此箝口雖

有檇机驩兇誰復言之帝覽疏大怒降詔責其謗訕令
對狀杖之闕下錮詔獄者再隆慶元年起故官未上擢
太常少卿陳新政五事語多刺中官時近習方導上宴
遊由是忤旨出為登萊兵備僉事給事中岑用賓為怡
訟不納改南京國子監司業復召為太常少卿未任卒
天啟初追贈恭節

劉魁字煥吾泰和人正德中登鄉薦受業王守仁之門
嘉靖初謁選得寶慶府通判歷鈞州知州潮州府同知

所至潔已愛人扶植風教入為工部員外郎疏陳安攘
十事帝嘉納二十一年秋帝用方士陶仲文言建祐國
康民雷殿於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務宏侈程工峻急
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弔棺以待遂上章曰頃
泰享殿大高元殿諸工尚未告竣內帑所積幾何歲入
幾何一役之費動至億萬土木衣文繡匠作班朱紫道
流所居擬於宮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為此不經
無益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震怒杖於廷錮之詔

獄時御史楊爵先已逮繫既而給事中周怡繼至三人
屢瀕死講誦不輟繫四年得釋未幾復追逮之魁未抵
家緹騎已先至繫其弟以行魁在道聞之趣就獄復與
爵怡同繫時帝怒不測獄吏懼罪窘迫之愈甚至不許
家人通飲食而三人處之如前無幾微尤怨又三年與
爵怡同釋尋卒隆慶初贈卹如制

沈東字宗安會稽人父儘邠州知州東登嘉靖二十三
年進士除徽州推官擢禮科給事中時大學士嚴嵩擅

政大同總兵官周尚文卒請卹典嚴嵩格不予東言尚
文為將忠義自許曹家莊之役奇功也雖晉秩未醅勲
宜贈封爵延子孫他如董暘江瀚力抗強敵繼之以死
雖已廟祀宜賜祭以彰死事忠今當事之臣任意予奪
冒濫或倖蒙忠勤反捐棄何以鼓士氣激軍心疏奏嵩
大恚激帝怒下吏部都察院議聞淵屠僑等言東無他
腸第疎狂當治帝愈怒奪淵僑俸下東詔獄己刑部坐
東奏事不實輸贖還職特命杖於廷仍錮詔獄時東入

諫垣未半歲也踰年諳達薄都城司業趙貞吉以請寬束得罪自是無敢言者束繫久衣食屢絕惟日讀周易為疏解後同邑沈鍊劾嵩嵩疑與束同族為報復令獄吏械其手足徐階勸得免迨嵩去位束在獄十六年矣妻張氏上書言臣夫家有老親年八十有九衰病侵尋朝不計夕往臣因束無子為置妾潘氏比至京師束已繫獄潘矢志不他適乃相與寄居旅舍紡織以供夫衣食歲月積深懷楚萬狀欲歸奉舅則夫之體粥無資欲

留養夫則舅又旦暮待盡輾轉思維進退無策臣願代夫繫獄令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實陛下莫大之德也法司亦為請帝終不許帝深疾言官以廷杖遣戍未足遏其言乃長繫以困之而日令獄卒奏其語言食息謂之監帖或無所得雖諧語亦以聞一日鵲噪於東前東謾曰豈有喜及罪人耶卒以奏帝心動會戶部司務何以尚疏救主事海瑞帝大怒杖之錮詔獄而釋東還其家東還父已前卒東枕塊飲水佯狂自廢甫兩月世

宗崩穆宗嗣位起故官不赴喪除召為都給事中旋擢南京右通政復辭疾布衣蔬食終老於家東繫獄十八年比出潘氏猶處子也然東竟無子

沈鍊字純甫會稽人嘉靖十七年進士除溧陽知縣用伉倨忤御史調荏平父憂去補清豐入為錦衣衛經歷鍊為人剛直嫉惡如讐然頗疎狂每飲酒輒箕踞笑傲旁若無人錦衣帥陸炳善遇之炳與嚴嵩父子交至深以故鍊亦數從世蕃飲世蕃以酒虐客鍊心不平輒為

反之世蕃憚不敢較會詣達犯京師致書乞貢多嫚語
下廷臣博議司業趙貞吉請勿許廷臣無敢是貞吉者
獨鍊是之吏部上書夏邦謨曰若何官鍊曰錦衣衛經
厯沈鍊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遂罷議鍊憤國無人
致寇倡狂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而合
勤王師十餘萬人擊其情歸可大得志帝弗省嵩貴幸
用事邊臣爭致賄遺及失事懼罪益輦金賄嵩賄日以
重鍊時時搯腕一日從尚寶丞張遜業飲酒半及嵩因

慷慨罵詈流涕交頤遂上疏言昨歲諳達犯順陛下奮
揚神武欲乘時北伐此文武羣臣所願戮力者也然制
勝必先廟算廟算必先為天下除奸邪然後外寇可平
今大學士嵩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頑於鐵石
當主憂臣辱之時不聞延訪賢豪咨詢方畧惟與子世
蕃規圖自便忠謀則多方沮之諛諂則曲意引之要賄
鬻官沽恩結客朝廷賞一人曰由我賞之罰一人曰由
我罰之人皆伺嚴氏之愛惡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

言哉姑舉其罪之大者言之納將帥之賄以啟邊陲之釁一也受諸王餽遺每事陰為之地二也攬御史之權雖州縣小吏亦皆貨取致官方大壞三也索撫按之歲例致有司遞相承奉而閭閻之財日削四也陰制諫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妬賢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縱子受財斂怨天下七也運財還家月無虛日致道途驛騷八也久居政府擅寵害政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上貽君父憂十也因併論邦謨詔諛黷貨狀請均罷斥以

謝天下帝大怒擄之數十謫佃保安既至未有館舍賈人某詢知其得罪故徙家舍之里長老亦日致薪米遣子弟就學鍊語以忠義大節皆大喜塞外人素慙直又稔知嵩惡爭詈嵩以快鍊鍊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為常且縛草為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之或蹕騎居庸關口南向戟手詈嵩復痛哭乃歸語稍稍聞京師嵩大恨思有以報鍊先是許論總督宣大常殺良民冒功鍊貽書誚讓後嵩黨楊順為總督會諂

達入寇破應州四十餘堡懼罪欲上首功自解縱吏士
遮殺避兵人逾於論鍊遺書責之加切又作文祭死事
者詞多刺順順大怒走私人白世蕃言鍊結死士擊劍
習射意叵測世蕃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謝曰
有之已陰散其黨矣旣而代鳳毛者路楷亦嵩黨也世
蕃屬與順合圖之許厚報兩人日夜謀所以中鍊者會
蔚州妖人閻浩等素以白蓮教惑衆出入漠北洩邊情
為患官軍捕獲之詞所連及甚衆順喜謂楷曰是足以

報嚴公子矣竄鍊名其中誣浩等帥事鍊聽其指揮具
獄上嵩父子大喜前總督論適長兵部竟覆如其奏斬
鍊宣府市戍子襄極邊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待銓五
品卿寺時三十六年九月也順曰嚴公薄我賞意豈未
愜乎取鍊子袞袞杖殺之更移檄逮襄襄至掠訊方急
會順楷以他事逮乃免後嵩敗世蕃坐誅臨時鍊所
教保安子弟在太學者以一帛署鍊姓名官爵於其上
持入市觀世蕃斷頭訖大呼曰沈公可瞑目矣因慟哭

而去隆慶初詔褒言事者贈鍊光祿少卿任一子官襄
乃上書言順楷殺人媚奸狀給事中魏時亮陳瓚亦相
繼論之遂下順楷吏論死天啟初謚忠愍

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七歲失母庶母妒使牧牛繼盛
經里塾覩里中兒讀書心好之因語兄請得從塾師學
兄曰若幼何學繼盛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耶兄言
於父聽之學然牧不廢也年十三歲始得從師學家貧
益自刻厲舉鄉試卒業國子監徐階亟賞之嘉靖二十

六年登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從尚書韓邦奇遊覃思律呂之學手製十二律吹之聲畢和邦奇大喜盡以所學授之繼盛名益著召改兵部員外郎諳達踰京師咸寧侯仇鸞以勤王故有寵帝命鸞為大將軍倚以辦寇鸞中情怯畏寇甚方請開互市市馬冀與諳達媾幸無戰鬪固恩寵繼盛以為讎恥未雪遽議和示弱大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者和親別名也諳達蹂躪我陵寢虐剝我赤子天下大讎也而先之和不可

一往下詔北伐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征繕助兵食忽更之曰和失信於天下不可二以堂堂中國與之互市冠履倒置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一旦委置無用異時欲號召誰復興起不可四使邊鎮將帥以和議故美衣媮食弛懈兵事不可五往時邊卒私通境外吏率裁禁令乃導之使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徒懾國威不敢肆耳今知朝廷畏怯睥睨之漸必開不可七諳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

有人乎不可八或諳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
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直不可九歲帛
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不可十議者
曰吾外為市以羈縻之而內得我甲兵此一謬也夫寇
欲無厭其以釁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羈縻曰吾陰
市以益我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焉用且彼寧
肯予我良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
賞不貲是名美而實大損也曰諳達利我市必無失信

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衆乎能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乎曰佳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加已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夫此十不可五謬明顯易見蓋有為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為一言陛下宜奮獨斷悉按諸言互市者發明詔選將練兵不出十年臣請為陛下竿諳達之首於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入帝頗心動下鸞及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嚴嵩徐階呂本兵部尚書趙錦侍郎聶豹張

時微議鸞撰臂詈曰豎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臣
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尚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
繼盛詔獄貶狄道典史其地雜番俗罕知詩書繼盛簡
子弟秀者百餘人聘三經師教之鸞所乘馬出婦服裝
市田資諸生縣有煤山為番人所據民仰薪二百里外
繼盛召番人諭之咸服曰楊公即須我曹穹帳亦舍之
况煤山耶番民信愛之呼曰楊父已而諳達數敗約入
寇鸞奸大露疽發背死戮其屍帝乃思繼盛言稍遷諸

城知縣月餘調南京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郎當
是時嚴嵩最用事恨鸞凌己心善繼盛首攻鸞欲驟貴
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於鸞且念起謫籍
一歲四遷官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草奏劾嵩齋三
日乃上奏曰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夙夜祇
懼思圖報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方今外賊惟
諳達內賊惟嚴嵩未有內賊不去而可除外賊者去年
春雷久不聲占曰大臣專政冬日下有赤色占曰下有

叛臣又四方地震日月交食臣以為災皆嵩致請以嵩
十大罪為陛下陳之高皇帝罷丞相設立殿閣之臣備
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
先面白而後草奏百官請命奔走直房如市無丞相名
而有丞相權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是壞祖宗之成
法大罪一也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
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
得罪於我故報之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羣臣感嵩甚

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也陛下有善政嵩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又以所進揭帖刊刻行世名曰嘉靖疏議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於嵩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也陛下令嵩司票擬蓋其職也嵩何取而令子世蕃代擬又何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輩羣聚而代擬題疏方上天語已傳如沈鍊劾嵩疏陛下以命呂本本即潛送世蕃所令其擬上是嵩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

盜父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
僭竊大罪四也嚴效忠嚴鵠乳臭子耳未嘗一涉行伍
嵩先令效忠冒兩廣功授錦衣所鎮撫矣效忠以病告
鵠襲兄職又冒瓊州功擢千戶以故總督歐陽必進躡
掌工部總兵陳圭存統後府巡按黃如桂亦驟亞太僕
既藉私黨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以拔其私黨是冒朝
廷之軍功大罪五也逆鸞先已下獄論罪賄世蕃三千
金薦為大將鸞冒禽哈呀兒功世蕃亦得增秩嵩父子

自誇能薦鸞矣及知陛下有疑鸞心復互相排詆以泯前迹鸞勾賊而嵩世蕃復勾鸞是引背逆之姦臣大罪六也前諳達深入擊其情歸此一大機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戒無戰及汝夔逮治嵩復以論救紹之汝夔臨死大呼曰嵩悞我是悞國家之軍機大罪七也卽中徐學詩劾嵩革任矣復欲斥其兄中書舍人應豐給事厲汝進劾嵩謫典史矣復以考察令吏部削其籍內外之臣被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大柄大

罪八也凡文武遷擢不論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將弁惟賄嵩不得不股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培剋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離毒徧海內臣恐今日之患不在境外而在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薦及盜跖疏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為迂疎巧彌縫者為才能勵節介者為矯激善奔走者為練事自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今日者蓋嵩好利天下皆尚貪嵩好諛天下皆尚諂源之弗潔流何

以澄是敝天下之風俗大罪十也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凡陛下言動舉措莫不報嵩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也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用趙文華為使凡有疏至先送嵩閱竟然後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章停五日乃上故嵩得展轉遮飾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也畏厭衛之緝訪也令子世蕃結為婚姻陛下試詰嵩諸孫之婦皆誰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爪葛也畏科道

之多言也進士非其私屬不得預中書行人選推官知縣非通賄不得預給事御史選既選之後入則杯酒結歡出則餽饌相屬所有愛憎授之論刺厯俸五六年無所建白即擢京卿諸臣忍負國家不敢忤權臣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也科道雖入籠絡而部寺中或有如徐學詩之輩亦可懼也令子世蕃擇其有才望者羅置門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報嵩預為布置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

皆賊嵩之心膂也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忍百萬蒼生陷於塗炭哉至如大學士徐階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違不敢持正不可不謂之負國也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輕則勒致仕內賊既去外賊自除雖諂亦必畏陛下聖斷不戰而喪膽矣疏入帝已怒嵩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為罪密構於帝帝益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懾嵩者獄上乃杖之百令

刑部定罪侍郎王學益嵩黨也受嵩屬欲坐詐傳親王令旨律絞卽中史朝賓持之嵩怒謫之外於是尚書何鰲不敢違竟如嵩指成獄然帝猶未欲殺之也繫三載有為營救於嵩者其黨胡植馮懋卿怵之曰公不覩養虎者耶將自貽患嵩領之會都御史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並奏得報其妻張氏伏闕上書言臣夫繼盛誤聞市井之言尚狙書生之見遂發狂論聖明不卽加戮俾從吏議兩經奏

獄俱荷寬恩今忽闌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臣仰惟聖
德昆虫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倘以
罪重必不可赦願即斬臣妾首以代夫誅夫雖遠禦魑
魅必能為疆場效死以報君父嵩屏不奏遂以三十四
年十月朔棄西市年四十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
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
誦之初繼盛之將杖也或遺之蟒蛇膽却之曰椒山自
有膽何蟒蛇為椒山繼盛別號也及入獄創甚夜半而

蘇碎斃盃手割腐肉肉盡筋挂膜復手截去獄卒執燈
顛欲墜繼盛意氣自如朝審時觀者塞衢皆歎息有泣
下者後七年嵩敗穆宗立卹直諫諸臣以繼盛為首贈
太常少卿諡忠愍予祭塋任一子官已又從御史郝杰
言建祠保定名旌忠後繼盛論馬市得罪者何光裕龔
愷光裕字思問梓潼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除
刑科給事中偕同官楊上林齊譽請召遺佚帝可之已
而報罷巡視京營劾罷尚書路迎與給事中謝登之御

史曾佩建議節財冗費大省邊事迫命清理諸陵守衛
軍條上祛弊七事多報可屢遷兵科都給事中都指揮
呂元夔緣得錦衣總旗王松冒功襲千戶光裕皆舉奏
之兵部尚書趙錦疏辯帝斥元下松都察院獄而奪錦
等俸仇鸞之開馬市也命尚書史道主之徇諂達請以
粟豆易牛羊光裕與御史龔愷等劾道委靡遷就馬市
既開復請封號今其表意在請乞而道以為謝恩况表
文非出賊手道不去則彼有無厭之求我無必戰之志

誤國事不小時帝方嚮鸞責光裕等借道論鸞以探朝廷杖光裕愷八十餘奪俸光裕不勝杖卒隆慶初贈太常少卿愷既杖官如故尋列靖江王驕恣狀疏止大征粵寇終湖廣副使愷字次元松江華亭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

楊允繩字翼少松江華亭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行人久之擢兵科給事中嚴嵩獨相有詔廷推閣員允繩偕同官王德沈束陳慎簡輔臣收錄遺佚二事未幾奉

命會英國公張溶撫寧侯朱岳定西侯蔣傳等簡應襲子弟於閱武場指揮鄭璽忽傳寇至溶等皆懼走允繩獨不動因奏之褫璽職奪溶岳營務罰傳等俸由是知名又劾罷兵部尚書趙廷瑞居諫垣未幾疏屢上言提學憲臣宜簡行誼府州縣職宜量地煩簡為三等皆報可諳達入犯朝議急兵事允繩請命五軍都督府府軍前衛及錦衣衛堂上官每遇考選軍政之歲各具疏自陳聽科道官拾遺騰驤四衛及錦衣衛指揮以下聽兵

部考察詔皆從之著為令已又陳禦邊四事報可再遷
戶科左給事中謝病歸久之起故官三十四年九月上
疏言倭患因推弊原謂近者督撫命令不行於有司非
官不尊權不重也督撫莅任例賂權要名謝禮有所奏
請佐以苞苴名候禮及俸滿營遷避難求去犯罪欲彌
縫失事希訖覆輸賄載道為數不貲督撫取諸有司有
司取諸小民有司德色以事上督撫覲顏以接下上下
相蒙風俗莫振不肖吏又乾沒其間指一科十子遺待

盡之民必將挺而為盜隱憂不止海島間也其冬巡視
光祿光祿丞胡膏偽增物直允繩與同事御史張巽言
劾之下法司按驗膏窘言元典隆重所用品物不敢徒
取充數允繩憎臣簡別太精弁言醺齋之用取具可耳
何必精擇其欺謗元修如此帝遂大怒下允繩及膏詔
獄刑部尚書何鰲當允繩儀仗內訴事不實律絞帝命
仍與巽言杖於廷巽言奪三官膏調外任居五年允繩
竟死西市先是有馬從謙者以謗醺齋杖死穆宗即位

贈允繩光祿少卿予一子官天啟初謚忠恪膏尋以貪
墨被劾誅馬從謙字益之溧陽人嘉靖十年舉順天鄉
試第一越三年成進士授工部主事出治二洪有政績
改官主客擢尚寶丞掌內閣制誥章聖太后崩勸帝行
三年喪不報稍進光祿少卿提督中官杜泰乾沒歲鉅
萬為從謙奏發泰因誣從謙誹謗巡視給事中孫允中
御史狄斯彬劾泰如從謙言帝方惡人言醮齋而從謙
奏頗及之怒下從謙及泰詔獄所司言誹謗無左証帝

益怒下從謙法司以允中斯彬黨庇謫邊方雜職法司擬從謙戍遠邊帝命廷杖八十戍烟瘴竟死杖下而泰以能發謗臣罪宥之時三十一年十二月也久之光祿寺災帝曰此馬從謙餘孽所致耳隆慶初卹先朝建言杖死諸臣中官追恨從謙沮之給事中王治御史龐尚鵬力爭帝以從謙所犯比子罵父終不許允中太原人後屢遷應天府丞斯彬從謙同邑人

贊曰語有之君仁則臣直當世宗之代何直臣多與重

者顯戮次乃長繫最幸者得貶斥未有苟全者然主威
愈震而士氣不衰批鱗碎首者接踵而不可遏觀其蒙
難時處之泰然足使頑懦知所興起斯百餘年培養之
效也

明史卷二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九考證

周怡傳陳新政五事

臣

章宗瀛按怡所言五事一曰

定君志二曰畏天命三曰敬大臣四曰擇左右五曰勤朝政見姜寶所撰墓誌謹附考

劉魁傳

臣

章宗瀛按劉魁寶慶五年守釣州七年

貳潮州六年所至民思為立祠見獻徵錄謹附考

劉魁傳得失未幾復追逮之魁未抵家緹騎已先至繫

其弟以行魁在道聞之趨就獄 臣章宗瀛按唐伯

元撰劉魁傳魁下獄有百戶戴經者藥之得不死既釋復逮又有校尉楊棟者食之得不死傳未之及又魁之弟名元亦見伯元所撰傳謹附考

沈束傳踰年諳達薄都城 臣章宗瀛按諳達薄都城

時束在獄聞狀具疏請以精騎督戰且設計傳檄諸路出奇夾擊被嚴嵩斥去謂囚安得上書具載獻徵錄謹附考

沈束傳後同邑沈鍊劾嵩

臣

章宗瀛按餘姚趙錦上

虞徐學詩會稽沈鍊與束皆先後上書論嚴氏時號
越中四諫謹附考

沈鍊傳謫佃保安

臣

章宗瀛按鍊謫保安時值歲大侵

傾橐裝作粥食飢者收百里內骸骨買地瘞之故保
安人皆感事見獻徵錄謹附考

沈鍊傳路楷亦嵩黨也世藩屬與順合圖之

臣

章宗

瀛按王世貞沈鍊墓誌路楷行時世藩為酒壽楷謂

除我殤事成大者侯小者卿故後楷順輩有薄賞之語殺鍊子不遺餘力也傳未及謹附考

楊繼盛傳其妻張氏伏闕上書

臣章宗瀛按徐階撰

繼盛墓誌繼盛嘗獨居深念妻張氏問故公曰吾受上恩思報耳張氏曰嚴相方用事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遂於癸丑正月上疏謹附考

楊繼盛傳兵部尚書趙錦疏辯

臣章宗瀛按繼盛得

罪後兵部郎中周冕申論嚴效忠冒功事亦下詔獄

雲南清軍御史趙錦以元旦日食疏請罷高亦逮問
下獄趙錦字元樸餘姚人時有兩趙錦一為兵部尚
書一即雲南清軍御史也謹附識於此

馬從謙傳出治二洪有政績

臣章宗瀛按陳愷所撰

從謙墓誌從謙署彭城飭典修令初徐梁牽夫不習
水性因撤州官以粟募能水者充役有召則千夫即
集又二洪之險舟觸立碎因捐俸募石工去其害可
補傳所未備謹附識

馬從謙傳竟死杖下

臣章宗瀛按獻徵錄從謙未死

數日前出書教諸子且諭散粟帛以與親故無一語及家事謹附考

明史卷二百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十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九十八

桑 喬

朝汝霖

謝 瑜

王 曙 伊敏生

何維栢

徐學詩

葉 經 陳 紹

厲汝進

查秉彝等

王宗茂

周 冕

趙 錦

吳時來

張翀

董傳策

鄒應龍

張櫟

林潤

桑喬字子木江都人嘉靖十一年進士十四年冬由主事改御史出按山西所部頻寇躡喬奏請盡蠲徭賦厚恤死者家參將葉宗等將萬人至荊家莊陷賊伏中大潰賊遂深入天城陽和兩月間五遭寇巡撫樊繼祖總兵官魯綱以下皆為喬劾副將李懋及宗等六人並逮

治十六年夏雷震謹身殿下詔求言喬偕同官陳三事
略言營造兩宮山陵多侵冒濟農恣橫邊備積弛而未
言陛下遇災而懼下詔修省修省不外人事人事無過
擇官尚書嚴嵩及林廷梲張瓚張雲皆上負國恩下乖
輿望災變之來由彼所致疏奏四人皆乞罷詔庭梲雲
致仕留嵩瓚如故嵩再疏辨且詆言者給事中胡汝霖
言大臣被論引罪求退而已嵩負機行名物議逞辭奏
辨陰擠言官無大臣體帝下詔戒飭如汝霖指時嵩拜

尚書甫半歲方養交遊揚聲譽為進取地舉朝猶未知其奸喬獨首發之喬尋巡按畿輔引疾都御史王昶相以規避劾之嵩引搆其罪逮下詔獄廷杖戍九江居戍所二十六年而卒隆慶初贈恤如制胡汝霖綿州人由庶吉士除戶科給事中二十年四月九廟災偕同官聶靜御史李乘雲劾文武大臣救火緩慢者二十六人嵩與焉帝怒所劾不盡下詔獄訊治俱錮級調外汝霖得太平府經歷既謫官則請解于嵩反附以進累遷至右

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及嵩敗以嵩黨奪官

謝瑜字如卿上虞人嘉靖十一年進士由南京御史改北十九年正月禮部尚書嚴嵩屢被彈劾求去帝慰留瑜言嵩矯飾浮詞欺罔君上箝制言官且援明堂大禮南巡盛事為解而謂諸臣中無為陛下任事者欲以激聖怒奸狀顯然帝留疏不下嵩奏辨且言瑜擊臣不已欲與朝廷爭勝帝于是切責瑜而慰諭嵩甚至居二歲竟用嵩為相甫瑜月瑜疏言武廟盤遊佚樂邊防宜壞

而未甚壞今聖明在上防邊宜固而反大壞者大臣謀國不忠而陛下任用失也自張璠為中樞掌兵而天下無兵擇將而天下無將說者謂璠形貌魁梧足稱福將夫誠邊塵不聳海宇晏然謂之福可也今璠無功而恩廢屢加有罪而褫奪不及此其福乃一身之福非軍國之福也昔舜誅四凶萬世稱聖今璠與郭勛嚴嵩胡守中聖世之四凶陛下旬月間已誅其二天下翕然稱聖何不並此二凶放之流之以全帝舜之功也大學士翟

鑒起廢棄中授以巡邊之寄乃優游曼行靡費供億以
盛苞苴者為才獻淫樂者為敬遂使邊軍益瘠邊備更
弛行邊若此將焉用之故不清政本天下必不治也不
易本兵武功必不競也疏入留不下嵩復疏辨帝更慰
諭喻復被譴讓然是時帝雖嚮嵩猶未深罪言者嵩亦
以初得政未敢顯擠陷故瑜得居職如故未幾假他事
貶其官又三載大計嵩密諷主者黜之比疏上令如貪
酷例除名瑜遂廢棄終于家始瑜之為御史也武定侯

郭勛陳時政極詆大小諸臣不足任請復遣內侍出鎮
守詔從之瑜抗章奏曰勛所論諸事影嚮恍惚而復設
鎮守則其本意所注也勛交通內侍代之營求利他日
重賄其言官吏貪濁由陛下無心腹耳目之人在四方
又曰文武懷奸避事許內臣劾奏則奸貪自息果若勛
言則內臣用事莫如正德時其為太平極治耶陛下革
鎮守內臣誠聖明善政而勛詆以偏私在朝百官孰非
天子耳目而勛詆以不足任欲陛下盡疑天下士大夫

獨倚宦官為腹心耳目臣不知勛視陛下為何如主會
給事中朱隆禧亦以為言勛奏始寢瑜隆慶初復贈
太僕少卿王暉字韜孟金壇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吉
安推官召拜南京吏科給事中二十年九月偕同官上
言外寇陸梁本兵張瓚及總督尚書樊繼祖新遷侍郎
費案不堪重寄帝下其章于所司居兩月復劾瓚因及
禮部尚書嚴嵩總督侍郎胡守中與巨奸郭勛相結納
嵩所居第宅則勛私人代營之踰月御史伊敏生鄭芸

陳策亦云嵩居宅乃勛私人孫雲所居雲籍沒嵩第應
在籍中帝怒奪敏生等俸一級嵩不問而守中竟由曙
疏獲罪明年秋嵩入閣吏科都給事中沈良才御史王
喻時等交章劾嵩踰月山西巡按童漢臣章上又踰月
諳與同官陳瑄御史陳紹等章亦上大指皆論嵩奸貪
而曙疏並及嵩子世蕃語尤剴切帝皆不省嵩憾甚未
有以中也久之為山東僉事給由入都道病後期嵩遂
奪其官曙在臺嘗劾罷方面官三十九人直聲甚著此

歸環堵蕭然數年卒伊敏生上元人鄭芸陳策俱莆田人敏生官至山東參政策台州知府芸終御史沈良才泰州人起家庶吉士歷官至兵部侍郎三十六年大計自陳已調南京矣嵩附批南京科道拾遺疏中落其職喻時光山人官至南京兵部侍郎童漢臣錢塘人由魏縣知縣入為御史冠大入宣府大同總督樊繼祖等掩敗三以捷聞漢臣等劾之得罪其按山西督諸將擊却諸達之薄太原者會方劾嵩觸其怒明年漢臣與巡撫

李珣覈上繼祖等失事狀章下吏部漢臣前劾嵩並劾吏部尚書許瓚瓚亦憾漢臣因言漢臣劾遲延宜並論嵩遂擬旨錮珣一階留任謫漢臣湖廣布政司都事舉朝皆知為嵩所中莫能救也久之為泉州知府倭賊薄城有保障功終江南副使陳瑄餘姚人後為嵩斥罷

何維栢字喬仲南海人嘉靖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御史雷震謹身殿維栢言四海困竭所在流移而所司議加賦民不為盜不止因請罷沙河行宮金山功德寺

工作及安南問罪之師帝頗嘉納尋引疾歸久之起巡按福建二十四年五月疏劾大學士嚴嵩奸貪罪比之李林甫盧杞且言嵩進顧可學盛瑞明修合方藥邪媚要寵帝震怒遣官逮治士民遮道號哭維柏意氣自如下詔獄廷杖除名家居二十餘年隆慶改元召復官擢大理少卿遷左僉都御史諫請日御便殿召執政大臣謀政事並擇大臣有才德者與講讀儒臣更番入直宮中燕居慎選謹厚內侍調護聖躬俾游處有常幸御有

節非隆冬盛寒毋輟朝講報聞進左副都御史母憂歸
萬厯初還朝厯吏部左右侍郎極論薦官之害御史劉
臺劾大學士張居正居正乞罷維柏倡九卿留之及居
正遭父喪詔吏部諭留尚書張瀚叩維柏維柏曰天經
地義何可廢也瀚從之而止居正怒取旨罷瀚停維柏
俸三月旋出為南京禮部尚書考察自陳居正從中罷
之卒謚端恪

徐學詩字以言上虞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

事歷郎中二十九年諳達薄京師既退詔廷臣陳制敵之策諸臣多掇細事以應學詩憤然曰大奸柄國亂之本也亂本不除能攘外患哉即上疏言大學士嵩輔政十載奸貪異甚內結權貴外比羣小文武遷除率邀厚賄致此輩培克軍民釀成寇患國事至此猶敢謬引佳兵不詳之說以謾清問近因都成有驚密輸財賂南還大車數十乘樓船十餘艘水陸載道駭人耳目又納奪職總兵官李鳳鳴二千金使鎮薊州受老廢總兵官郭

琮三千金使督漕運諸如此比難可悲數舉朝莫不歎憤而無有一人敢牴牾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比周積久勢成而其子世蕃又兇狡成性擅執父權凡諸司奏請必先白其父子然後敢聞于陛下陛下亦安得而盡恣之乎蓋嵩權力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勢利足以廣交自固文詞便給足以掩罪飾非而精悍警敏揣摩巧中足以趨利避害彌縫缺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又足以結人歡心箝人口舌故前後論嵩者嵩

雖不能顯禍之于正言之時莫不假事託人陰中之于遷除考察之際如前給事中王暘陳垣御史謝瑜童漢臣輩于時亦蒙寬宥而今皆安在哉陛下誠罷嵩父子別簡忠良代之外患自無不寧矣帝覽奏頗感動方士陶仲文密言嵩孤立盡忠學詩特為所私修隙耳帝于是發怒下之詔獄嵩不自安求去帝優詔慰諭嵩疏謝佯為世蕃乞回籍帝亦不許學詩竟削籍先劾嵩者葉經謝瑜陳紹與學詩皆同里時稱上虞四諫隆慶初起

學詩南京通政參議未之官卒贈大理少卿初學詩族
兄應豐以善書擢中書舍人供事無逸殿忠嵩所為嵩
疑學詩疏出應豐指會考察屬吏部斥之應豐詣迎和
門辭特旨留用嵩恚益甚居數年以誤寫科書譖于帝
竟杖殺之葉經字叔明嘉靖十一年進士除常州推官
擢御史嵩為禮部交城王府輔國將軍表桺謀襲郡王
爵秦府永壽王庶子惟熿與嫡孫懷堪爭襲皆重賄嵩
嵩許之二十年八月經指其事劾嵩嵩懼甚力彌縫且

疏辨帝乃付襲爵事於廷議而置嵩不問嵩由是憾經
又二年經按山東監鄉試試錄上嵩指發策語為誹謗
激帝怒廷杖經八十斤為民創重卒提調布政使陳儒
及參政張梟副使談愷潘恩皆謫邊方典史由嵩報復
也穆宗即位贈經光祿少卿任一子官陳紹終韶州知
府

厲汝進字子修灤州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池州推官
徵拜吏科給事中湖廣巡撫陸杰以顯陵工成召為工

部侍郎汝進言杰素犯清議不宜佐司空並劾尚書甘
為霖樊繼祖不職不納三遷至戶科都給事中戶部尚
書王杲下獄汝進與同官海寧查秉彝馬平徐養正巴
縣劉起宗章邱劉祿合疏言兩淮副使張祿遣使入都
廣通結納如太常少卿嚴世蕃府丞胡奎等皆承賂受
囑有証世蕃竊弄父權嗜賄張猷詞連倉場尚書王暉
嵩上疏自理且求援于中官以激帝怒帝責其代杲解
釋命廷杖汝進八十餘六十並謫雲南廣西典史明年

嵩復假考察奪汝進職隆慶初起故官未至京卒秉彝
由黃州推官歷戶科左給事中數建白時事終順天府
尹養正以庶吉士歷戶科右給事中隆慶中官至南京
工部尚書起宗初除衢州推官召為戶科給事中延綏
洊饑請帑金振救終遼東苑馬寺卿祿以行人司擢戶
科給事謫後自免歸

王宗茂字時育京山人父橋廣東布政使從父格太僕
卿宗茂登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行人三十一年擢南

京御史時先後劾嚴嵩者皆得禍沈鍊至謫佃保安中
外懾其威益箝口宗茂積不平甫拜官三月上疏曰嵩
本邪諂之徒寡廉鮮恥久持國柄作福作威薄海內外
罔不怨恨如吏兵二部每選請屬二十人人索賄數百
金任自擇善地致文武將吏盡出其門此嵩負國之罪
一也任私人萬寀為考功郎凡外官遷擢不察其行能
不計其資歷唯賄是問致端方之士不得為國家用此
嵩負國之罪二也往歲遭人論劾潛輸家資南返輦載

珍寶不可數計金銀人物多高二三尺者下至溺器亦金銀為之不知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負國之罪三也廣市良田遍于江西數郡又于府第之後積石為大坎實以金銀珍玩為子孫百世計而國計民瘼一不措懷此嵩負國之罪四也畜家奴五百餘人往來京邸所至騷擾驛傳虐害居民長吏皆怨怒而不敢言此嵩負國之罪五也陛下所食大官之饌不數品而嵩則窮極珍錯殊方異產莫不畢致是九州萬國之待嵩有

甚于陛下此高負國之罪六也往歲寇迫京畿正上下
憂懼之日而高貪肆益甚致民俗歌謠遍于京師達于
沙漠海內百姓莫不祝天以冀其早亡高尚恬不知止
此高負國之罪七也募朝士為乾兒義子至三十餘輩
若尹耕梁紹儒早已敗露此輩實衣冠之盜而皆為之
爪牙助其虐斂致朝廷恩威不出于陛下此高負國之
罪八也夫天下之所恃以為安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
吏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剝民之財去百而求千去千而

求萬民奈何不困不才之武將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尅
軍之餉或缺伍而不補或踰期而不發兵奈何不疲邇
者四方地震其占為臣下專權試問今日之專權者寧
有出于嵩右乎陛下之帑藏不足夫諸邊一年之費而
嵩所蓄積可贍儲數年與其開賣官鬻爵之令以助邊
盍去此蠹國害民之賊籍其家以紓患也臣見數年以
來凡論嵩者不死於廷杖則役于邊塞臣亦有身家寧
不致惜而敢犯九重之怒撻權相之鋒哉誠念世受國

恩不忍見祖宗天下壞于賊嵩之手也疏至通政使趙
文華密以示嵩留數日始上由是嵩得預為地遂以誣
詆大臣謫平陽縣丞方宗茂上疏自謂必死及得貶恬
然出都到官半歲以母憂歸嵩無以釋憾奪其父橋官
橋竟憤悵卒嵩罷相之日宗茂亦卒隆慶初贈光祿少
卿

周冕資縣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太常博士擢貴州道
試御史重建太廟成奉安神主帝將遣官代祭御史駢

懋卿言其不可帝怒降手詔數百言諭廷臣且言更有
脅君取譽者必罪不宥舉朝悚息無敢復言冕獨抗章
爭之帝震怒立下冕詔獄榜掠終以其言直釋還職是
時太子生十一年矣猶未出閣講學冕極言諭教不可
緩請早降綸言慎選侍從帝又大怒謫雲南通海縣典
史冕雖遠竄意慷慨無所屈數遷至武選郎中楊繼盛
劾嚴嵩及嚴效忠冒功事語侵歐陽必進必進奏辨章
下兵部冕上言臣奉詔檢得二十七年通政司狀效忠

年十六因武會試未第咨兩廣軍門聽用已而必進及
總兵官陳圭奏黎賊平遣效忠報捷授錦衣試所鎮撫
未踰月嚴鵠言兄效忠曾斬首七級并功加賞應得署
副千戶今效忠身抱痼疾鵠請代職臣心疑其偽方將
覈實以聞嵩子世蕃乃自創一稿付臣屬臣依違題覆
臣觀其稿率誕謾舛戾請得一一拆之如效忠曾中武
舉何初無本籍起送文牒今又稱民人而不言武舉如
效忠果鵠之兄世蕃之子則世蕃數子俱幼未有名效

忠者如效忠果斬首七級則當時狀稱年止十六豈能赴戰何軍門諸將俱未聞斬獲功獨宰相一孫乃饒勇冠三軍如曰效忠對敵脰臂受創計臨陣及差委相去未一月何以萬里軍情即能馳報如曰效忠到京以創甚疾故何以鵠代職之曰止告不能受職如曰效忠鎮撫當代則奏捷功止及身例無傳襲如曰效忠功當并論例先奏請何止用通狀而逼令司官奉行臣悉心廉訪初未有名效忠者赴軍門聽用鵠亦非效忠親弟其

姓名乃詭設首級亦要買而非有纖毫實蹟也必進既
嵩鄉曲奎又世蕃姻親依阿朋比共為欺罔臣如不言
陛下何從知其奸且自累朝以來未聞有宰相之子孫
送軍門報效者今嵩不唯咨送軍門而且詭託名姓破
壞祖宗之制彼蔣應奎唐國相輩何怪其效尤耶臣職
守攸關義不敢隱乞特賜究正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有
不可幸之功不可犯之法臣雖得罪死無所恨疏奏直
聲震朝廷嵩父子大懼力事彌縫帝責冕報復下詔獄

拷訊斥為民冕既得罪而尚書覆奏如世蕃指矣隆慶初錄先朝直臣起冕太僕少卿遭母憂未任卒

趙錦字元樸餘姚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江陰知縣徵授南京御史江洋有警議設總兵官于鎮江錦言小寇剽掠不足煩重兵帝乃罷之已疏言淮兗數百里民多流傭乞寬租徭簡廷臣督有司拊循報可軍興民輸粟馬得官錦衣錦極陳不可尋清軍雲南三十二年元旦日食錦以為權奸亂政之應馳疏劾嚴嵩罪其畧曰

臣伏見日食元旦變異非常又山東徐淮仍歲大水四方頻地震災不虛生昔太祖高皇帝罷丞相散其權于諸司為後世慮至深遠矣今之內閣無宰相之名而有其實非高皇帝本意頃夏言以貪暴之資恣睢其間今大學士嵩又以佞奸之雄繼之怙寵張威竊權縱欲事無鉅細罔不自專人有違忤必中以禍百司望風惕息天下事未聞朝廷先以聞政府白事之官班候于其門請求之賂輻輳于其室銓司黜陟本兵用舍莫不承意

指邊臣失事率腹削軍資納賊嵩所無功可以受賞有
罪可以追誅至宗藩勲戚之襲封文武大臣之贈謚其
遲速予奪一視賂之厚薄以至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
損稱號不倫廉耻掃地有臣所不忍言者陛下天縱聖
神乾綱獨運自以予奪由宸斷題覆在諸司閣臣擬旨
取裁而已諸司奏稿並承命于嵩陛下安得知之今言
誅而嵩得播惡者言剛暴而疏淺惡易見嵩柔佞而機
深惡難知也嵩窺伺逢迎之巧似乎忠勤諂諛側媚之

態似乎恭順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伺諸臣之動靜而先發以制之故敗露者少厚賂左右親信之人凡陛下動靜意向無不先得故稱旨者多或伺聖意所注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乘事機所會從而鼓之以肆其毒使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于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政府幸而洞察于聖心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于後世則陛下代嵩受其讐陛下豈誠以嵩為賢邪自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歛羣臣憚陰

中之禍而忠言不敢直陳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以愁困頃自庚戌之後外寇陸梁陛下嘗募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竭天下之財力以給餉搜天下之遺逸以任將行不次之賞施莫測之威以風示內外矣而封疆之臣卒未有為陛下寬宵旰憂者蓋緣權臣行私將吏風靡以掊克為務以營競為能致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陛下欲致太平則羣臣不足承德于左右欲遏戎寇則將士不足禦侮于邊疆財

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又虞將作
陛下躬秉至聖憂勤萬幾三十二年于茲矣而天下之
勢其危如此非嵩之奸邪何以致之臣願陛下觀上天
垂象察祖宗立法之微念權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
不可使亂立斥罷嵩以應天變則朝廷清明法紀振飭
寇戎雖橫臣知其不足平矣當是時楊繼盛以劾嵩得
重譴帝方蓄怒以待言者周冕爭冒功事亦下獄而錦
疏適至帝震怒手批其上謂錦欺天謗君遣使逮治復

慰諭嵩備至於是錦萬里就徵屢墮檻車瀕死者數矣
既至下詔獄拷訊拷四十斤為民父塤時為廣西叅議
亦投劾罷錦家居十五年穆宗即位起故官擢太常少
卿未上進光祿卿江陰歲進子鱗萬斤奏減其半隆慶
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破禽叛苗龍得鮓等宣
慰安氏素桀驁畏錦為效命入為大理卿歷工部左右
侍郎嘗署部事有所爭執萬厯二年遷南京右都御史
改刑部尚書張居正遭喪南京大臣議疏留錦及工部

尚書費三賜不可而止移禮部又移吏部俱在南京錦
以居正操切頗訾議之語聞居正令給事中費尚伊劾
錦講學談禪妄議朝政錦遂乞休去居正死給事御史
交薦起故官十一年召拜左都御史是時方籍居正貲
產錦言世宗籍嚴嵩家禍延江西諸府居正私藏未必
逮嚴氏若加搜索恐貽害三楚十倍江西民且居正誠
擅權非有異志其翊戴冲聖夙夜勤勞中外寧謚功亦
有不容泯者今其官廕贈諡及諸子官職竝從褫革已

足示懲乞特哀矜稍寬其罰不納二品六年滿加太子少保尋加兵部尚書掌院事如故錦摘陳御史封事可採者數條請旨行之四川巡按雒遵憾錦假條奏指錦為奸臣御史周希旦給事中陳與郊不直遵交章論列遂調遵外任帝幸山陵再奏敕居守其冬以繼母喪歸十九年召拜刑部尚書年七十六矣再辭不許次蘇州卒贈太子太保謚端肅錦始終屬清操篤信王守仁學而教人則以躬行為本守仁從祀孔廟錦有力焉始忤

嚴嵩得重禍及之官貴州道嵩里見嵩葬路旁惻然憫之屬有司護視後忤居正罷官居正被籍復為營救人以是稱錦長者

吳時來字惟修仙居人嘉靖二十二年進士授松江推官攝府事倭犯境鄉民攜妻子趨城時來悉納之客兵獷悍好剽掠時來以恩結其長犯即行法無譁者賊攻城驟雨城壞數丈時來以勁騎扼其衝急興版築三日城復完賊乃棄去擢刑科給事中劾罷兵部尚書許論

宣大總督楊順及巡按御史路楷皆嚴嵩私人嵩疾之甚會將遣使琉球遂以命時來三十七年三月時來抗章劾嵩曰頃陛下赫然震怒逮治僨事邊臣人心莫不欣快邊臣股軍實饋執政罪也執政受其饋朋奸罔上獨得無罪哉嵩輔政二十年文武遷除悉出其手潛令于世蕃出入禁所批答章奏世蕃因招權示威頃指公卿奴視將帥筐篚苞苴輻輳山積猶無饜足用所親萬案為文選郎方祥為職方郎每行一事推一官必先稟

命世蕃而後奏請陛下但知議出部臣豈知皆嵩父子
私意哉他不具論如趙文華王汝孝張經蔡克廉以及
楊順吳嘉會輩或祈免死或祈遷官皆剥民膏以營私
利虛官帑以實權門陛下已洞見其一二言官如給事
中素洪張璫御史萬民英亦嘗屢及之顧多旁指微諷
無直攻嵩父子者臣竊謂除惡務本今邊事不振由于
軍困軍困由官邪官邪由執政之好貨若不去嵩父子
陛下雖宵旰憂勞邊事終不可為也時張璠董傳策與

時來同日劾嵩而珝及時來皆徐階門生傳策則階邑
子時來先又官松江于是嵩疑階主使密奏三人同日
構陷必有人主之且時來乃憚琉球之行借端自脫帝
入其言遂下三人詔獄嚴鞫主謀者三人瀕死不承第
言此高廟神靈教臣為此言耳主獄者乃以三人相為
主使讞上詔皆戍烟瘴時來得橫州隆慶初召復故官
進工科給事中條上治河事宜又薦譚綸俞大猷戚繼
光宜用之薊鎮專練邊兵省諸鎮徵調帝皆從之撫治

鄖陽僉都御史劉秉仁被劾且謂用時來言秉仁薦太監李芳無大臣節秉仁遂坐罷帝免喪既久臨朝未嘗發言時來上保泰九劄報聞尋擢順天府丞隆慶二年拜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移巡撫廣東將行薦所屬有司至五十九人給事中光懋等劾其濫舉會高拱掌吏部雅不喜時來貶雲南副使復為拱門生給事中韓楫所劾落職間住萬曆十二年始起湖廣副使俄擢左通政歷吏部左侍郎十五年拜左都御史誠意伯劉

世延怙惡數抗朝令時來劾之下所司訊治時來初以直竄聲振朝端再遭挫折沈淪十餘年晚節不能自堅委蛇執政間連為饒伸薛敷教王麟趾史孟麟趙南星王繼光所劾時來亦連乞休歸未出都卒贈太子太保諡忠恪尋為禮部郎中于孔兼所論奪謚

張翀字子儀柳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疾嚴嵩父子亂政抗章劾之其畧曰竊見大學士嵩貴則極人臣富則甲天下子為侍郎孫為錦衣中書賓客

滿朝班親姻盡朱紫大馬尚知報主乃嵩則不然臣試以邊防財賦人才三大政言之國家所恃為屏翰者邊鎮也自嵩輔政文武將吏率由賄進其始不核名實但通關節即與除授其後不論功次但勤問遺即被超遷託名修邊建堡覆軍者得廢子濫殺者得轉官公肆詆欺相交販鬻而祖宗二百年邊防之計盡廢壞矣戶部歲發邊餉本以贍軍自嵩輔政朝出度支之門暮入奸臣之府輸邊者四饋嵩者六臣每過長安街見嵩門下

無非邊鎮使人未見其父先饋其子未見其子先饋家
人家入嚴年富已踰數十萬嵩家可知私藏充溢半屬
軍儲邊卒凍餒不保朝夕而祖宗二百年養之軍盡
耗弱矣邊防既隳邊儲既虛使人才足供陛下用猶不
足憂也自嵩輔政藐蔑名器私營囊橐世蕃以狙獍資
倚父虎狼之勢抬權罔利獸攫烏鈿無耻之徒絡繹奔
走靡然成風有如狂易而祖宗二百年培養之人才盡
敗壞矣夫嵩險足以傾人詐足以惑世辨足以亂政才

足以濟奸附已者加諸膝異已者墜之淵箱天下口使不敢言而其惡日以恣此忠義之士所以搯腕憤激懷深長之憂者也陛下誠賜斥譴以快衆憤則緣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新書奏逮下詔獄考訊謫戍都勻穆宗嗣位召為吏部主事再遷大理少卿隆慶二年春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所部萬羊山跨湖廣福建廣東境故盜數四方商民種藍其間至是盜出剽劫遣守備董龍勦之龍聲言搜山諸藍戶大

恐盜因煽之嘯聚千餘人兵部令二鎮撫臣協議撫剿之宜久乃定南雄劇盜黃朝祖流劫諸縣轉掠湖廣勢甚熾計討禽之移撫湖廣召拜大理卿進兵部右侍郎以侍養歸萬厯初起故官督漕運召為刑部右侍郎不拜連章乞休卒于家天啟初贈兵部尚書諡忠簡

董傳策字原漢松江華亭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除刑部主事三十七年抗疏劾大學士嚴嵩畧言嵩稔惡悞國陸下豈不洞燭其奸特以輔政故尚為優容令自省

改而嵩恬不知戒負恩愈深居位一日天下受一日之
害臣竊痛之夫邊疆督撫將帥欲得士卒死力必資財
用今諸邊軍饟歲費百萬強半賂嵩遂令軍士饑疲寇
賊深入此其壞邊防之罪一也吏兵二部持選簿就嵩
填註文選郎萬家職方郎方祥甘聽指使不異卒隸都
門諺語至以文武管家目之此其驚官爵之罪二也侍
郎劉伯躍以採木行部擅歛民財及郡縣贓罪輦輸嵩
家前後不絕其他有司破冒攘攷入獻于嵩者更不可

數計嵩家私藏富于公帑此其蠹國用之罪三也趙大
華以罪放逐嵩沒其囊橐巨萬而令人護送南還恐喝
州縣私役民夫致道路騷擾公私煩費此其黨罪人之
罪四也天下藩臬諸司歲時問遺動以千計勢不得不
掊克小民民財日殫嵩貲日積于是水陸舟車載還其
鄉月無虛日所至要索供億勢如虎狼此其騷擾傳之
罪五也嵩久握重權炙手而熱干進無耻之徒附羶逐
穢庸集其門致士風日偷官箴日喪此其壞人才之罪

六也嵩以蔽欺行其專權生死予奪惟意所為而世蕃
又以無賴之子竊威助惡父子肆凶中外飲憤有臣如
此非國法可容臣待罪刑曹宜詰奸慝陛下誠不惜嚴
氏以謝天下則臣亦何惜一死以謝權奸疏入下詔獄
謫戍南寧穆宗立召復故官歷郎中隆慶五年累遷南
京大理卿進工部右侍郎萬厯元年就改禮部言官劾
傳策受人賄免歸繩下過急竟為家奴所害

鄒應龍字雲卿長安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

御史嚴嵩擅政久廷臣攻之者輒得禍相戒莫敢言而
應龍知帝眷已潛移其子世蕃益貪縱可攻而去也乃
上疏曰工部侍郎嚴世蕃憑籍父權專利無厭私擅爵
賞廣致賂遺使選法敗壞市道公行羣小競趨要價轉
鉅刑部主事項治元以萬三千金轉吏部舉人潘鴻業
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夫司屬郡吏賂以千萬則大而
公卿方岳又安知紀極平時交通贓賄為之居間者不
下百十餘人而其子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人嚴年慕

客中書羅龍文為甚年尤桀黠士大夫無耻者至呼為
芻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輒獻萬金為壽減獲富侈若是
主人當何如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廣置良田美宅于南
京揚州無慮數十所以豪僕嚴冬主之抑勒侵奪民怨
入骨外地年利若是鄉里又何如尤可異者世蕃喪母
陛下以嵩年高特留侍養令鵠扶櫬南還世蕃乃聚狎
客擁艷姬恒舞酣歌人紀滅絕至鵠之無知則以祖母
喪為奇貨所至驛騷要索百故諸司承奉郡邑為空今

天下水旱頻仍南北多警而世蕃父子方日事培克內
外百司莫不竭民脂膏塞彼谿壑民安得不貧國安得
不病天人災變安得不迭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于
市以為人臣凶橫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實甘伏顯戮
嵩溺愛惡子召賂市權亦宜亟放歸田用清政本帝頗
知世蕃居喪淫縱心惡之會方士監道行以扶乩得幸
帝密問輔臣賢否道行詐為乩語具言嵩父子弄權狀
帝由是疏嵩而任徐階及應龍奏入遂勒嵩致仕下世

蕃等詔獄擢應龍通政司參議然帝雖罷嵩念其贊修
元功意忽忽不樂手札諭階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
言者當并應龍斬之應龍深自危不敢履任賴階調護
始視事御史張檟巡鹽河東不知帝指上疏言陛下已
顯擢應龍而王宗茂趙錦輩首發大奸未召是曲突者
不賞也帝大怒立逮至杖六十斥為民父之世蕃誅應
龍乃自安隆慶初以副都御史總理江西江南鹽屯遷
工部右侍郎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朝弼驕恣廷議遣大

臣有威望者鎮之乃改應龍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巡撫雲南至則發朝弼罪朝弼竟被逮萬厯改元鐵索
箐賊作亂討平之已番人桎發反合土漢兵進討斬獲
各千餘人應龍有才氣初以劾嚴嵩得名驟致通顯及
為太常省牲北郊東廠太監馮保傳呼至導者引入正
面薰香儼若天子應龍大駭劾保僭肆保深銜之至是
京察自陳保修卻令致仕臨安土官普崇明崇新兄弟
構爭崇明引廣南儂兵為助崇新則召交兵已交兵退

儂兵尚留應龍命部將楊守廉往勦守廉掠村聚殺人
儂賊乘之再敗官軍人以咎應龍應龍聞罷官不俟代
徑歸代者王凝欲自以為功力排應龍給事中裴應中
遂劾應龍僨事巡按御史郭廷梧雅不善應龍勘如凝
言應龍遂削籍卒于家十六年陝西巡撫王璇言應龍
歿後遺田不及數畝遺址不過數楹卹典未被朝野所
恨帝命復應龍官予祭葬張櫓江西新城人嘉靖三十
八年進士居臺中敢言穆宗初復官屢疏抗中官嘗劾

大學士高拱拱復入閣掌吏部檟已遷太僕少卿坐不
謹罷歸萬厯中累官工部右侍郎

林潤字若雨莆田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臨川知縣
以事之永豐寇猝至為畫計却之徵授南京御史嚴世
蕃置酒召潤潤談辨風生世蕃心憚之既罷屬客謂之
曰嚴侍郎謝君無刺當世事潤到官首論祭酒沈坤擅
殺人置之理已劾副都御史馮懋卿五罪嚴嵩庇之不
問伊王典楨不道數遭論列不悛潤復糾之典楨累奏

辨詆潤挾私部科文章論王抗朝命脅言官世蕃納其
賄下詔責讓而已潤因言宗室繁衍歲祿不繼請亟議
變通帝為下所司集議會帝用鄒應龍言戊戌世蕃雷州
其黨羅龍文潯州世蕃留家不赴龍文一詣戌所即逃
還徽州數往來江西與世蕃計事四十三年冬潤按視
江防廉得其狀馳疏言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羣盜悉
竄入逃軍羅龍文嚴世蕃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
有負險不臣之心而世蕃日夜與龍文誹謗時政搖惑

人心近假名治第招集勇士至四千餘入道路恟懼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絕禍本帝大怒即召潤逮捕送京師世蕃子紹庭官錦衣聞命亟報世蕃使詣戍所方二日潤已馳至世蕃猝不及赴乃械以行龍文亦從梧州捕至遂盡按二人諸不法事二人竟伏誅潤尋擢南京通政司參議歷太常寺少卿隆慶元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屬吏懾其威名咸震慄潤至則持寬平多惠政吏民皆悅服居三年卒官年甫四十潤

鄉郡興化陷倭特疏請蠲復三年發帑金振卹鄉人德之喪歸遮道四十里為位祭哭凡三日

贊曰嵩相二十餘年稔惡盈貫言者每遭顯禍諸臣之抗疏直諫雖未至如楊沈之慘罹刑戮然斥逐濱死甘之如飴亦有足多者若胡汝霖謫官之後反附嵩以進吳時來屢挫之餘竟委蛇朝端識者譏其晚節之不堅焉故一以嵩黨奪官一以朝議削謚洵哉直節之不可以偽為也鄒應龍林潤當嵩寵既移之際所言易入迹

其疏之切直非必過于諸人而大憝由之授首蓋惡積滅身而鄒林之彈擊乃適逢其會歟

明史卷二百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十考證

謝瑜傳嵩憾其未有以中也

臣嚴福按薛應旂方山

集及本傳嵩深憾王暘時薛應旂為南考功郎中主

京察嵩令尚寶丞褚傑貽書應旂令黜王暘應旂反

黜褚傑嵩愈愠甚尋假他事奪其官謹附考

趙錦傳遷南京右都御史

臣嚴福按明實錄錦召拜

都御史時甚負物望御史李植江東之諸人推轂甚

力而植等方力攻諸大臣申時行許國枝楊巍輩皆杜門求去朝端譁然錦疏言言官劾大臣當權具生平人品事業不宜槩詆毀乞慰諭大臣責御史言過以存國體帝遂下詔戒諭諸大臣獲安謹附考

鄒應龍傳乃自安

臣

嚴福按明實錄世藩誅後應龍

累進大理少卿太常卿大理卿謹附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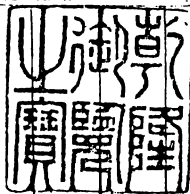
林潤傳劾副都御史鄔懋卿五罪

臣

嚴福按喜隆奏

議載潤所劾懋卿五罪一為要素屬吏饋遺二為濫

受民訟勒富人賄三為置酒高會日費千金四為虐
殺不辜怨咨載路五為苛歛准商幾至激變



明史卷二百十考證